

出版前言——

佛法如藥，而非真理，真理唯一不變，佛法卻有萬千，因此佛法非是世人口中之真理。佛法所言之真理，乃是法爾本具，廣大普遍，無處不在，人皆具足，決非一宗一派所能專有。是爾，種種不同方便法門，其所為僅是對治有情不能洞悉本具真性之無明病患，身若無病則無就藥之需。若不深究此義，執宗派知見為究竟，正法即成障覆慧眼之法塵，正見轉為見取，妙藥變作劇毒。

常見外內二教之信徒或內道顯密各宗之學人，各許己見為勝，互競長短，彼此皆以自宗見地為勝，但見自所樂宗之名，即不問由來，甘之如飴；遇他宗之教，則心懷怨懟，不以為然。過往漢土台賢諸宗乃至現今藏密各派之學人，常有於教理實修，漸修頓證，自空他空及無遮非遮之所屬而爭論不休，甚者有以虹身果德為吹噓自派高上之工具，一言蔽之，皆欲獨享殊榮而已。如是，對治無明我執之法藥亦淪為我愛我所之奴僕，令學佛者落入見執謗法之窠臼中，不能自拔。

於此劫濁見濁之惡世，雖各宗大德苦口婆心，勸誠

後學，殷重教證見修，遠離門戶朋黨，惜聽者渺渺，仍舊我行我素。私意以爲，唯依信心之力，難救此弊，當以淨信正理雙管齊下，方能有望逆轉此風。同儕善慧法日與妙音叢書同仁齊心協力，譯出當今達賴法王之鉅著《大圓滿心髓》。法王雖爲格魯一派之尊，然能兼具寧瑪、薩迦、迦舉諸派之傳承，深得頂果法王等各派上座真傳之法要精髓，其開示條理分明，言簡義賅、兼且旁徵博引，發前人所未發，捧讀之餘，嘆未曾有，深感此書必能有助漢地殷誠行人貫通各派之義理，遣除於自他宗派之輕重分別。特於第四「諸乘極頂」一章，尤爲鞭辟入裏，博大精深。觀法王之開示次第，先由攝境歸心以表心之重要，復以抉擇心性之空有而導向無遮非遮之討論，後由心之粗細及能所二分之分判探研，於成立大圓滿法特勝之餘，同顯此法與新譯諸續殊途同歸之理趣。其教語字字珠璣，倘能得其旨者，定可依理起信，門戶之見自行泯滅。吾今得見此書之漢譯問世，實爲平生一大快事，特此瓣香祝禱，正法久住於世，利益人天有情，復願讀者能細思文義，珍而重之。

持明行人丹增序於東瀛

索甲仁波切序——

達賴喇嘛是西藏佛教的上座領袖，亦是一位傑出的佛法導師。對西藏人而言，達賴法王是帶領他們努力奮鬥了半個世紀的指路明燈；對於世上其他地方的人們而言，他是一位和平大使，為無數人帶來安慰及鼓舞的訊息。雖然，法王的成就廣大繁多，但私意認為，其中最為深入的，乃是在西藏佛法傳統的貢獻。我時常有這種想法：若非法王高瞻遠矚，在西藏佛法歷史上的這個動盪時代，以其勇氣及毅力加以維護，令西藏佛教到今日仍能保持完整，充滿活力，情況必會大相逕庭。

達賴法王的教導及著述，對於西方佛法行者的修學，一直擔任了極重要的角色。由於法王曾經受學一切西藏佛教的傳承，所以對於整體佛法的鋪排，及不同傳承的修習，他是一位權威。在法王第四次巡迴西方傳法時，對西藏舊譯寧瑪派所珍視的心要教法——「大圓滿」Dzogchen 作出開示，本書便是當日法會的記錄。能從達賴法王處接受此法，我感到極為殊勝不共，理由是法王在傳授「大圓滿法」時，決定授賜五世達賴於淨相定境。

中獲得的「蓮華生大士灌頂」。此法除具有殊勝的加持力外，我認為還含有一種非常深遠的意義。

法王於一九八二年，初次在西方傳出這個灌頂時，特地表示對此吉祥緣起甚感欣悅。到了一九八九年，他在聖荷西 San Jose 再度傳授「大圓滿」，並公開宣佈已獲頒授「諾貝爾和平獎」時，便交待了整件事情所蘊含的特殊意義。

達賴法王以其學養修證，令他所詮釋的大圓滿法，極為鞭辟入裏，廣大包羅，不同凡響。法王的其中一種特勝，當然就是他對所有佛法，及宗教信仰的包容態度。當我念及他的廣闊胸襟，與不偏不倚的佛法見地時，雖自感無能助其一臂之力，但卻令我想起先師蔣揚堪哲卓之羅著 Jamyang Khyentse Chokyi Lodro，他是一位終生致力發揚由其上世蔣揚堪哲旺波 Jamyang Khyentse Wangpo，及多位十九世紀的大師所倡導的「無門戶見」Ri-me 的精神。我永遠也不能忘記，在一九五五年與我的上師初次拜會法王的情形。早在一年之前，蔣揚堪哲卓之羅著已決定離開他位於西康一地的宗薩寺。當時藏東的形勢正急劇惡化，我們經歷漫長的旅程，騎馬前往中藏，並順

道朝禮西藏的各大聖地。抵達拉薩後，蔣揚堪哲即急不及待求見達賴法王。當我拾級走上布達拉宮時，心中滿懷敬畏及興奮之情，一舉一動皆小心翼翼，謹慎從事。

由於我的上師請求法王傳授了一個特殊的觀音灌頂，所以我們被帶到一個房間中，房內已為蔣揚堪哲準備了一個小座，它是設於法王寶座的前方。另外還有一位爲了朝見法王，而等候良久的年輕轉世喇嘛，他與我坐在蔣揚堪哲左右兩旁的小毯子上。在進行冗長的灌頂及之後的開示時，法王會吸引我的注意，並向我佈以親切的微笑，令隔膜完全消除；他的舉動令我當時不知所措，惟有以笑容回敬。雖然法王那時是二十歲，但我仍記得有兩件事情令我深受感動：一是他的敏銳聰慧，另一便是他那溫馨慈祥的笑容。

之後，我的上師受法王的邀請，與他私下會面。當傳法結束時，他便隨同法王一起進入寢宮詳談，而我便留在陽臺外等候。當我正在悠然神往，俯瞰拉薩市的景色時，一名高大健碩，神態威武的僧人走出來，他是法王的近身侍從，他把我帶入室內，與我的上師一起用茶。法王詢問我的年齡及名字後，便單刀直入地告誡我一定

要努力學習。這是我此生的其中一個重要時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刻。

後來蔣揚堪哲不知爲何理由，一意決定請求把寧瑪、薩迦及迦舉的教法傳予達賴法王，但由於剛巧在法王流亡至印度後的數月，我的上師便在錫金圓寂，令此事永無實現之期。但事實上，蔣揚堪哲的多位弟子卻把多種不同的傳承傳予達賴法王，特別是怙主頂果堪哲仁波切 Kyabje Dilgo Khyentse Rinpoche，他把寧瑪派的教授及大圓滿法，供養給達賴法王，成爲法王的主要上師之一。

在達賴法王傳授本書教法的數年間，我們當中仍有多位極偉大的大圓滿導師住世，他們皆是出生於上個世紀的初葉。他們的頓悟成就，體現了智慧的無上功德及大圓滿法的殊勝奧妙。雖然，敦珠法王 Dudjom Rinpoche、頂果堪哲仁波切、烏金仁波切 Tulku Ugyen Rinpoche 及紐舒堪布仁波切蔣揚多傑 Nyoshul Khenpo Jamyang Dorje 等大德已經圓寂，但我認爲他們是永遠與我們同在、他們的智慧仍活在那些曾受其慈悲呵護的弟子心中。

這些殊勝超凡的上師，對大圓滿法弘揚於西方各

地，起了極大的作用，令所有預言大圓滿法將於西方落地生根的授記，完全得以應驗。我想，當他們離開這個世界時，仍必定祈願以佛法利益眾生；而且，他們一定是把所有的祈請與願力，盡數寄託於達賴法王的身上。所以，現世的上師無人能像法王一般希有寶貴，他不但肩負起維持佛法前途的重任，而且最為重要及迫切的是保持佛法的真確性。

能邀請達賴喇嘛法王於一九八二、八四年蒞臨巴黎、倫敦，一九八九年蒞臨聖荷西及加州，傳授大圓滿法，對於力巴 Rigpa 中心與我，皆是一項極大的殊榮。為令此書更添圓滿，故另加收錄法王於一九八八年在芬蘭所作開示，並把紐舒堪布仁波切在法王於一九八八年的弘法活動中，所作的開示一併收錄為本書的後跋。讀者可以在這次歷史性的開示中，得知達賴法王對西藏佛法各傳承的多聞博學，對各派共宗之究竟見地的極度關注，及對大圓滿法與證悟此法的行者和上師的深切尊重。

這些教法事實上是把許多不同題材及形式的重要寧瑪教授，與大圓滿法編集而成，其中包括：人間第一代大圓滿上師持明嘉繞多傑（極喜金剛）Vidyadhara Garab

Dprje，無與倫比的龍清巴尊者 Longchen Rabjam，偉大的第五世達賴喇嘛之淨相定境傳承，龍清心髓 Longchen Nyingtik 及大圓滿心要口傳派的大師—巴珠仁波切 Patrul Rinpoche（有譯為巴楚仁波切）的殊妙教法，第三世多竹青吉美丹巴呢瑪（無畏教日）Dodrupchen Jikme Tenpa Nyima，與及猶如光明遍照，威嚴顯赫的偉大日輪，西藏佛教之父—上師寶蓮華生大士 Guru Rinpoche Padmasambhava 等教法。

法王有許多不同的身份，他在本書中的身份，乃是以一位佛教大師的身份，由其傳統核心出發而作開示。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形象不同的達賴喇嘛，例如：非暴力、人權及無依無靠者的代言人，環保支持者，受迫害者的依靠，並漸漸成為無數自求改善者的領袖，及成為他們寄託夢想之處。還有不得不說的，就是對所有堅持真理及神聖的人而言，法王是他們的一個活的象徵，是凝聚其人道立場的軸心。

能為讀者介紹此書，我深感榮幸。法王在一九八八年傳法圓滿後，曾建議我把他在歐洲及美國開示的大圓滿法，結集成書。現在能把他的願望實現，我甚感快慰，

願達賴法王念及透過他傳出這些教法，即能樹立起正確的見解，而繼續在西方開示大圓滿法。

我下筆撰寫此文時，適逢千禧年，而達賴法王現時正應法國南部哥夫杜倫 Golfe du Lyon 地區的一個佛教團體—「列繞寺」Lerab Ling 之邀請，開示「菩提道次第」。此寺是「力巴」的分會之一，也是它主要的閉關中心。法王將於此處傳授大伏藏師索甲列繞令巴 Terton Sogyal Lerab Lingpa 所發掘的「普巴金剛檄伏藏灌頂」Vajrakilaya。願法王長為引領一切有情眾生的佛法明燈，永遠不屈不撓地獻身於其悲智之特殊使命。我知道我與無數的人們，皆祈願法王長住於世，諸願悉能圓滿成辦。

索甲仁波切

於公元二千年七月序於列繞寺

第四章

諸乘極頂

(聖荷西 1989)

法會緣起

(上文略)

「聖荷西之大圓滿開示」一

達賴法王應力巴中心及索甲仁波切的邀請，於（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蒞臨聖克魯茲 Santa Cruz 開始進行一系列的教學。法王在聖克魯茲市政會堂 Santa Cruz Civic Auditorium，由當地的首長及環保支持者嘉利巴頓 Gary Patton 介紹，舉行了一次題目名為：「覺悟心要－慈悲」 Compassion, Heart of Enlightenment 的公開演講。是次講座由多間電台轉播，演講內容已收錄於本書的附篇（於本書中並未譯出－編按）。所有門票在票務處開始派發的四十分鐘內，即被那些在早上五時三十分，已於門外輪候的群眾索取一空。

雖然達賴法王的大圓滿法開示，原先是計劃在聖克魯茲舉行，但由於報名人數在二星期間便多達數仟名，所以便要重新安排在足以能容納大量聽眾的學生聯合康

樂中心 Student Union Recreation and Event Centre 舉行，這座新落成的中心是位於加洲 California 矽谷 Silicon Valley 的聖荷西州立大學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之內。

在法會舉行當日，講台上方懸掛了二列唐噶畫 *thangka*，其中包括整套由蔣揚堪哲卓之羅著授意繪畫的淨相及蓮華生大師八大化身的畫卷。位於正中央達賴法王法座的上方，則掛有一幅巨形的諸願任運成就 *Sampa Lhundrupma* 蓮華生大師法相唐噶，此乃蓮師在大伏藏師卓珠德青林巴 *Chokgyur Dechen Lingpa* 的伏藏 *terma* 中示現之相。設於法王右方是由丹增達巴尊者 *Ven. Tenzin Dakpa* 所造的精緻壇城宮室，他是達賴法王的南嘉寺 *Namgyal* 的儀軌教授師。講台之上鋪滿藏式地毯，在面積能容納五千五百人的大堂左右兩旁掛滿了旗幟。由於這是一次能獲得達賴法王這位具量大德傳授佛法的良機，故是次法會吸引了來自美國及世界各地的佛法行者參加。在法會舉行期間，以法王薩迦德青仁波切 *H.E. Sakya Dagchen Rinpoche*、竹青仁波切 *Dzogchen Rinpoche*、紐舒堪仁波切 *Nyoshul Khen Rinpoche*、喇嘛索巴仁波切 *Lama Zopa Rinpoche*、格西措欽堅贊 *Geshe Tsultim Gyeltsen*、格西才培 *Geshe Tsephel*、嘉初仁波切 *Gyatrul Rinpoche* 及索

甲仁波切 Sogyal Rinpoche 爲首的上師、格西及比丘僧眾齊集於講堂之上，實堪稱是當時在西方的喇嘛及佛法行者們一次最大形的盛會。紐舒堪仁波切在這段期間亦作了多次開示；其中在十月八日下午的一會是名爲：「給世人的贈禮」A Gift to the World，其內容可見於本書的後跋。

這是達賴法王在西方及美國首次這樣深入地開示大圓滿法。在法會的第一天，法王便強調需對各乘佛法建立穩固基礎的重要性，他又傳授菩薩戒，並以兩節時間廣泛回答各類問題。在十月九日舉行的第二天法會中，法王開示西藏四大傳承的究竟歸趣皆是在於「俱生根本光明心」。法王早於一九七九年已在美國的維珍尼亞 Virginia 進行了一次令人觸目的講座，題目是「新舊譯派的整合」（註 1）；於一九八四年又在倫敦對這個論題進行探討。當時法王明確指出西藏所有佛法傳承悉皆同歸一趣，其中的理由是在於：

不同傳承所說之法，僅於顯現「俱生根本光明心」的方便有別。（註 2）

正如法王所指出：

新譯無上瑜伽密續各派與舊譯大圓滿派，悉皆主重「俱生根本光明心」，這是把新舊各派作一比較的最佳位處。

達賴法王又引用龍清巴尊者 Longchen Rabjam 1308-1363 的《法界寶藏論》Choying Rinpoche Dzo 及其註疏《聖教庫藏》Lung gi Ter Dzo 來突顯出大圓滿法的不共特色。當達賴法王要在龍清巴尊者的《七寶藏論》中選出其中之一時，曾祈請這位集一切大圓滿法統於一身的西藏大成就論師，令他能正確掌握大圓滿的心要。龍清巴尊者以其融會貫通之才華，於其所造的《七寶藏》、《三休息》、《三自解脫》及《三心要》等論中，為大圓滿的聞思修習建立起完整的基礎。紐舒堪布曾說：

遍智龍清巴尊者之《七寶藏論》是為闡明「大圓滿十七續」之殊妙深義及一切九乘佛法而撰造。為能依循此等續典實修，龍清巴不但結集自身之伏藏，更把謝尊生遮旺促 Chetsun Senge Wangchuk（此師後來轉世為蔣揚堪哲旺波 Jamyang Khyentse Wangpo）及啤瑪勒謝札 Pema Ledrel Tsal（龍清巴前生之轉世）結集成名為《四部心

髓》Nyingtik Yabshyi 之十三函全集。《四部心髓》是龍清巴論著之修行方式及舊有「心髓」Nyingtik 之根本心要，尊者於此書中揉合了昆瑪那密渣 Vimalamitra（無垢友）之《昆瑪心髓》Vima Nyingtik 及上師寶 Guru Rinpoche（蓮華生大師）之《空行心髓》Khandro Nyingtik，以其證悟之光芒明釋一切實修細節。（註3）

《法界寶藏論》被視為明示龍清巴大圓滿教法的心要，並總攝成大圓滿三部：

- （一）心部
- （二）界部
- （三）口訣部（有譯為「要門部」—譯按）

巴珠仁波切 Patrul Rinpoche 說：「是清淨法身為教化而明顯示現一位活佛。」他認為此論可用於修持、祈請及修持口訣。達賴法王一九八八年在倫敦的開示中曾強調要徹底了解大圓滿法，就必需研習這部重要的論典。

我們從研讀龍清笠增巴所造之大圓滿修持論典《勝乘寶藏論》，便能開始領會這種見地的

艱深之處。其原論極為難懂，自釋亦甚為廣繁難解。龍清巴的另一著作《法界寶藏論》亦是概述大圓滿的修法，此論事實就如大圓滿法之鑰匙。惟有依此二論來了解大圓滿的修法，才能對大圓滿取得如實可靠的正解。

(註4)

於聖荷西的開示中，法王在一些地方亦引用了吉美令巴 Jikme Lingpa(無畏洲)法嗣吉美逞列俄舍 Jikme Trinle Ozer (1745-1821) 的第三代轉世—多竹青吉美丹貝呢瑪(無畏教日) Dodrupchen Jikme Tenpa Nyima (1865-1926) 的著作。多竹青吉美丹巴呢瑪是：巴珠仁波切、蔣揚堪哲旺波、竹青堪布貝瑪多傑 Dzogchen Khenpo Pema Dorje、第四世竹青仁波切 Dzogchen Rinpoche、米旁仁波切 Mipham Rinpoche、蔣貢公珠 Jamgon Kongtrul 及列繞令巴 Lerab Lingpa 的弟子。當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讀了他的一部著作後，曾作出這樣的評語：「能具如此功德之造論者，現今於此土已極鮮見！」達賴法王亦稱此師為：「大論師及大瑜伽士。」法王曾說：

此大士(多竹青吉美丹巴呢瑪)是法王蔣揚

堪哲旺波的弟子，而蔣揚堪哲旺波乃是法王赤松德贊 Trisongdetsen 的轉世。他對寧瑪、薩迦、迦舉及格魯皆一視同仁，是一位令人驚嘆的上師。多竹青在十八、九歲時不但已精通他所專修的大圓滿法，更精通眾多中觀、般若、因明的論典與及新譯派於《時輪續》及《密集續》的詮釋。（註5）

當達賴法王在尋求無上瑜伽密續與大圓滿的共同見解時，曾說：「在閱讀多竹青的論著時，自覺他像為我摩頂印可，令我相信自己的見解並非毫無根據。」達賴法王於一九八四年在倫敦的開示中曾提及多竹青，一九九二年在竹青寺的開示亦廣泛引用多竹青的論釋。於聖荷西的整個開示中，法王亦引用第三世多竹青的其中一位大弟子－蔣揚堪哲卓之羅著對「般若波羅密多」Prajnaparamita 的註釋作為教證。

當達賴法王步入聖荷西會堂時，即受到熱烈的掌聲歡迎；索甲仁波切趨前迎接法王，致詞恭賀法王獲頒授諾貝爾和平獎，對他的高瞻遠矚及勇氣決心表示讚揚：